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容膝軒文集卷四

鎮海王榮商友萊撰

序

蕉雨軒詩鈔序

余不能爲詩而頗留意於鄉先輩之詩以爲文人之立言皆思不朽於世而不能保其身後之不散佚也彼其庸猥儇薄無與於風雅之事者固聽其銷沈而不足惜矣至於流連光景抒寫性靈苟不悖於風人之旨則雖其子孫不能世守而鄉里後生相與珍惜而愛護之亦

足以稍永其流傳何至一沒世而遂有榮華飄風好音
過耳之歎也故自弱冠以來遇里中朋好其先世嘗習
儒業者往往訪求其遺著以庶幾有助於鄉邦之文獻
而十餘年來曾無所得豈吾鄉作者固少耶抑猶有沈
匿而不出者耶算山胡桂林先生字雲梯號鎮東乾隆
甲戌歲貢生其制藝有盛名於時而張氏續耆舊詩頗
載先生之作余意先生當更有他書嘗使人求諸其家
僅得其與友聯句數章而全帙則無有矣壬午春訪姚
君小復於郡城讀其先復莊孝廉蛟川詩繫載先生詩

多至數十首而小復又出詩繫底本則先生蕉雨軒詩鈔儼然在焉余甚喜爲借鈔百首而歸之復莊抉擇精審其所餘殆不啻鱗爪而蕉雨軒之名不可沒也余乃徐謀所以梓行之者而先爲之序其端

蛟川耆舊詩繫題詞

光緒八年春姚小復茂才出其先孝廉所輯蛟川耆舊詩繫以示余余讀而歎曰篤矣哉先生之用心乎夫通一世而觀之詩之數方日增而未已及退而求之一鄉一邑之間不惟不見其增而常患其日減也蛟川爲山

海之會其奇秀靈怪之氣噓喻迴薄鍾於人而發於詩
其多且工也固宜然嘗按藝文志而求之其名存而實
亡者殆十之六七焉其幸而存者往往孤子不足以自
行或全集具在而無好事者爲之刊布非後之人蒼萃
而表章之其不終於泯沒者有幾人哉此張氏耆舊詩
之輯有功於文獻甚大而先生所以賡續之者尤非尋
常負才之士所可及也凡人之情好是己而非人而負
高世之才者其意氣尤足以陵轢今古其持論也一若
己之言可孤行於天下而他人之言皆可廢者自愛其

名而不樂成人之名其亦不恕之甚矣先生著書滿家
不必附人以傳而其手錄鄉先輩詩至數十卷自宋元
諸家以後又爲之區分門類每類冠以總論其津津推
許若惟恐傳之不遠者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歟抑余
甚有望於小復者先生是書乃絕筆之作故網羅雖富
而未及甄錄者尙多昔姚察撰梁陳二書未成而卒其
子思廉續成之是乃君家故事小復其留意矣

書戴埴鼠璞後

是書刻宋左圭百川學海中題曰桃源戴埴仲培父四

庫提要以桃源爲縣名故不詳其仕履余觀書中辨大
人堂飲飛廟二條皆四明掌故乃知桃源實鄞之鄉名
非縣名也案鄞志選舉表塏嘉熙二年上舍戴機傳塏
與兄塏先後持節將漕爲衣冠光語本王應麟桃源戴
氏世譜引是戴氏本桃源鄉望族塏之自署桃源者以
此而塏爲塏弟與仲培父之字正合左圭鄞人故是書
見收於學海而志傳反不著錄則亦誤以桃源爲縣爾
世固有同時而同名者如是書之撰其出於鄞人無疑
也載考鄞志藝文據程端學春秋本義引用書目有四

明戴培父春秋志因歎曰此則埴書之見收於邑志者
蓋埴字仲培父而稱培父猶劉原父貢父之例而程氏
明云四明人則桃源之爲鄉名更無疑矣夫徵文考獻
後死者之責攀附非也遺漏亦非也劉君藝蘭方緝四
明藝文志因表而出之爲芻蕘一得之獻焉

焦竑獻徵錄書後

吾郡自粵匪亂後故家篇籍往往散布於鄉村之間其
抱殘守缺者固多有之或不幸而遭焚棄之厄泯滅漸
盡而不復見於人世者又不知凡幾也若余所得焦太

史獻徵錄可感焉憶庚辰秋余因病家居故人胡信燧時時相過從余因屬其訪求里中遺書頃之胡君以是書來刻本甚精而七十卷以前皆缺蓋其族人得諸兵燹中者余雖惜其不全然有明一代文人如唐荆川王遵巖弇州諸家之撰著皆得窺見其厓略而鈴山堂文亦清婉可誦獨見其名則生鄙薄之意因歎高位固可畏而文章亦不足恃如此爲爽然者久之而旣缺者則意其不可復得矣乙酉館北鄉張氏偶與金茂才賢林談及是書茂才曰吾家亦有之而不全得非一書耶因

使人取以相贈則自七十卷以前皆在焉噫是書之由
合而離者二十餘年矣兩家相距既遠其藏之也又皆
在有意無意之間宜其終於曠絕而不復合也至是而
皆歸於余不名一錢而完好如故天下快意之事尙有
過於是者乎書於後所以賀是書之遭也

顧湖舫先生時文序

吾師顧湖舫先生旣歿之數月其門下士傅君家銓喪
刻其所爲時文若干首而以榮商從遊最早知先生宜
最深屬爲之序榮商竊觀立言之道至孔孟而古今之

有德功者莫能並焉可謂尊矣時文代孔孟立言較之諸家雜說最爲雅正然其體太拘而作者不得盡其變其語多從同而見者或習而厭之故治天下者以爲化民成俗之用而不朽之業反不在是至於爲之既久而其人之性情氣度有流露於其閒者故觀其文亦可以知其人焉先生內行惇篤貌樸而神清其舉止厚重不見有喜怒之色而於處事接物之道皆深思焉而得其理之所可通生平不輕與人言言則委曲詳盡必當於理榮商每侍先生見其容之莊而不覺肅然以敬聽其

言之和而不覺油然而感退而誦其文而因以想見其
爲人未嘗不爲之悠然而情深穆然而意遠也嗚呼先
生豈屑以時文見者而今之可見者止於是其不可復
見者雖以榮商親炙之久亦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
能盡也然則先生不朽之業其不在於是乎其亦重可
慨也夫先生諱家桐鎮海廩貢生榮商大母實先生之
姑故知之尤深云

星圖便覽自序

凡治曆必先測日日出入而爲晝夜日行北陸南陸而

爲寒暑會月而爲朔周天而爲歲而周天度數必以恆
星爲紀故治曆尤莫要於辨星堯典星鳥星火星虛星
昴卽辨中星以測日之法蓋日入之先星隱不見故必
以初昏視南方之中星而日之所躔始可定矣後世推
步之法日益精密究其大旨不出乎此也星數不齊自
古已然漢書云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
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
宮物類之象張衡云眾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中
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

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晉太史令陳卓總巫咸甘石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隋丹元子步天歌始以各星分屬垣舍明薄子珣經天該稍有損益然大致不同者寡矣今依丹元子所歌分而圖之三垣二十八舍各爲一圖北斗亦自爲一圖附以南極諸星爲一圖而赤道南北恆星總圖冠焉分大小明暗爲六等凡中外官三百九名積數一千四百二十九星其五緯所變瑞星祇星使星客星之屬及分野占驗之法亦略撫其說要

於存大略廣異聞非敢與疇人子弟校其疏密也

淞木捐章芻議自序

歲丁亥余暫寓吳淞口時吾鄉販木之船由福建至長江者皆輸錢於淞局以佐軍需其法驗木之大小定錢之多寡品目煩碎吏得隱蔽爲奸大約商民輸錢歸公者十之六中飽者十之四余初未涉世事聞而駭曰弊有大於此者耶卽上書大府請仿上海樹木局捐法驗船之大小定錢之多寡使吏不得上下其手而稍增其捐額分中飽之錢半以歸公半以惠商大府以爲然而

局員以下皆不便之議遂寢余將入都供職乃集前後
論說爲淞木捐章芻議一卷而序其端曰夫船之大小
易見而木之大小難見此盡人而知之也上海之木登
場可數而尙驗其易見之船吳淞之船暫泊卽行而反
驗其難見之木此其孰有弊孰無弊尤不待智者而可
決也一舉手之間而公私兩便非有積重難返之勢也
然而設局之初旣不能畫一其法以塞弊竇及有人焉
大聲而疾呼之終爲中飽之徒所持而利不歸於上澤
不究於下由斯以推貪吏之蠹國病民者可勝道哉木

捐之事雖無足爲重輕然亦可以見一時風氣之敝而天下事之敗壞不振者有自來矣而余也以局外之人嘵嘵不已蓋亦不能無出位之愧云

槐窗雜錄序

傳稱聖人不語怪然六經所紀龍血鬼車河圖洛書之類不一而足其可謂之非怪歟六鷁之飛鸛鵲之巢其物固耳目所常見非以事之可怪而存之歟余意聖人所不語者不過方士輩誕妄之說造作附會以自欺而欺人者而已若其事之本有而可以究人物之變異見